



江湖飘

中国前卫艺术家外传·(上) 温普林 著



中国前卫艺术家外传 · (上)

江湖飘

中国前卫艺术家外传 • (上)

江 湖 飘

作 者：温普林

策 划：李路明 孙 平

责任编辑：李路明 李晓山

整体设计：胜 蓝

责任校对：李奇志

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人民中路103号)

经销：湖南省新华书店

设计制作：北京胜蓝设计公司

印刷：深圳彩帝印刷实业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9 x 1194 1/16

印张：13.75

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5000册

ISBN 7 - 5356 - 1426 - 4/J.1343

定价：(平) 88.00元 (精) 108.00元

目 录

前言	1
三剑客	2
南北金刚	20
兄弟伙	42
夫妻店	66
北方四狼	76
蜀中八怪	100
五毒	148
绝妙双骄	176
京城二少	188
独行侠	198

中国历史，自有正野之分。然二十五史端列，正襟危坐，又有几人问津？倒是民间演义、市井俚语，百年传诵，千年生辉。观中国艺林之近二十年，无疑为本世纪最为振奋之岁月。前卫好汉又何止这些人，况人外有人天外有天，如此境界好不痛快人也！

江湖人称温老大者，京都郊外散淡游侠也，多年以收藏思想为乐事，天下高手无不识之。此番老大出山，以春秋布局，史记神韵，演义笔法，为众好汉造像。突破圈子细语，直面生活真相，展示观念，挥洒豪情，终集成册，岂非辞旧迎新之一大快事哉！

三剑客

张
念

捣
蛋
鬼



图 1-1 《演戏》，2000 年 5 月，北京，行为，张念。

图 1-2 《融化液体·血液》，2000 年，北京，装置，材料：冰血，张念。

图 1-3 《液体》，2000 年 1 月 1 日清晨 7 点，长城，行为，张念。

1988 年，张念毕业分配到汕头大学后又回到了北京广播学院进修。当时我和王德仁就住在附近，我们几个经常见面。王德仁一直热衷于行为艺术，整天结结巴巴两眼放光地谈他的计划，听得瘦小灵光的张念一脸的羡慕，一脑门子的想法。

机会终于来了，张念住回工艺美术院，和康木合计着怎么样在即将开始的现代艺术大展上露一手。康木先有了主意，他准备在开幕式的当天早晨，裸体从工艺美术院出发，奔向美术馆。康木郑重其事地将方案交到大会组委会，张念当时想的是到展厅里敲木鱼，也剃光了头发，但总觉得不够到位，还没有上报计划。大展第二天就要开始了，张念和康木都兴奋得睡不着觉。半夜里，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康木被警察请走了，张念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好玄哪，真是庆幸自己没有提前暴露起义消息。天亮了，张念一下子悟到了，为什么不用具有生命力的鸡蛋表达我的想法呢？现在的狗屁美术理论越来越没有人看得懂，谁能对未来的艺术下判断呢？眼看着就到了世纪末，谁知道老天爷会孵出什么怪鸟来呢？张念出了校门，正巧碰上卖鸡蛋的，就像准备好了似的，七毛钱一斤，买了两斤，顺便又买下了鸡笼子，因为里面有好些草。张念骑上自行车，赶往美术馆。

当时我正带着摄制组守株待兔，准备为《大地震》增添点内容，看着弟兄们三三两两神情诡秘地进进出出，我心中暗喜，一一上前与他们对上暗号，这时的组委会还蒙在鼓里，很快，一张行动时间表已到了我的手里，上面写明了各路高手的举事安排，是消息灵通人士居奕负责打探落实的。张念躲着高铭潞，找到了栗宪庭，告诉他想做件作品，老栗说：你找个杌隍呆着吧。张念把这句话理解为挑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做，就抱着干草，在二楼的角落里摆放好了鸡蛋，摊开了一堆复印好的“等待”、“等待”、“等待”。一张大白纸挖了个洞，套在头上，前胸上写着：“孵蛋期间，拒绝理论，以免影响下一代。”当时以现代艺术领路人自居的批评家们根本无法理解行为艺术，他们实际上对可能找事的盲流艺术家们深恶痛绝，生怕误了自己的好事。用费大为的话讲：这是中国第一次由批评家发起举办的艺术大展。而主持人高铭潞也无非是想总结一下‘85 新潮美术运动以来的成绩而已。一个一个神头鬼脸，着装古怪的大侠进入了我们的镜头。在一楼大厅，一个白布蒙面人的出现引起了理论家们的不安，范迪安试图将其拽走，蒙面人怒斥：我自己会走！紧接着，我们又拍下了侯翰如趴在地上，慌忙地去拾捡王德仁抛洒的避孕套的镜头。然后我们赶到二楼去拍摄正在孵蛋的张念。刚刚拍得差不多，就有人提醒我，该下楼



图 1-1



图 1-2

了。随后孔长安和范迪安试图上楼将张念轰赶出去，张念坐在地上死活不动，这个时候，楼下的枪声响了，也是在我们的摄像机前完成的。有人跑到上面对张念说：下面开始抓人了，快跑吧。张念这才站起来，对观看的人们说：这蛋恐怕是孵不成了，大家分了吧。他自己拿了七八个，其它的被保安和观众拿走了。张念冲出了美术馆，这才想起没吃早饭，找了个饭馆，含着热泪，把这几个鸡蛋炒着吃了。

后来张念对我说：“当时就跟吸了毒似的，在亢奋的状态之中，一直有一种飞翔的感觉，做成了！我发现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把它当作很重要的事情给登了出来。”《时代周刊》以《枪击、孵蛋、避孕套》为题突出报道了这一事件，可见西方传媒的敏感，都将重点放在这几个行为艺术上面。

胜利的快乐包围了张念，不过出了名也就惹了麻烦了，从北京一直追查到广州，追查到学校，幸好张念的艺术系主任很开明：“这只不过是一个艺术作品，是一个有争议的艺术作品，有争议的艺术作品也就是一个有意思的艺术作品。”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现代艺术大展再一次显现了艺术家对于时代命运的特殊敏感。

高潮过后进入低谷，张念的老朋友们一个个消失了。盛奇、张大力去了意大利，康木去了美国，王德仁去了德国，张念却到了顺义的一个农家小院。这时的他，画也不是，做行为也不是，倒是有了足够的时间反思。“我知道很多人，99%的人都认为我是胡闹，为了证明这个作品不是瞎闹，我就一直延续地做下去。”其实张念的作品表现的愿望就是想有一个新的生命，这种不安的期待恰好反映了世纪末人们的情绪。从那以后，张念蛋不离左右，进入了观蛋的时期。张念认为，观念艺术在中国没有土壤，特别缺乏艺术家长期的坚持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张念也坚持不住了，进入了九十年代的人们发了疯似的捞钱，眼看着精英们都纷纷下海，“海里有鱼”，大家纷纷传送着这个福音。那时候，女人、赚钱、汽车、房子成了艺术家们的日常话题，张念这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本来想孵出的是鸟，飞出来的却是恐龙。这时候，美术圈里也都传来王广义、方力钧的喜讯，一幅画卖到几十万，艺术家们好像都顿悟了。张念这时就想：我是怎么了，是不是我自己脑子有问题了，于是立马决定，暂时放下艺术去赚钱。

张念回忆说：“做生意最初对我的改变是非常大的，想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以前完全不一样，不进入那个角色之中就赚不到钱，为了“妈泥”，必须分裂自己。”应该说他分裂得还比较成功，多年以前在学校里学的手艺，虽然没怎么用心，现在还是派上了用场。张念开了一家设计公司，随着业务的开展，瘦小的张念日见肥硕起来，张念变成了张总，在自家的汽车里走出来，俨然也是一位

台商的模样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刚刚分裂成功的张念又一次分裂起来，再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又错了。“我经常遇到一些客户，他们出了钱你必须按他们的思维去做，时间长了我也变傻×了。”

慢慢地，一些老朋友从国外都回来了，他们就像在冰箱里冻了几年一样，仍然保鲜。特别是张大力，十来年如一日地坚持在墙头画着他的大头，对张念触动很大，一个艺术家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，一个艺术家应当怎样地活在世上，“生存还是毁灭”再次成为一个问题。张念毕竟是体验过飞翔快感的人，正当这时，张大力和盛奇决定在设计博物馆做一个展览，他俩热情地怂恿张念参加，仓促之中，张念又兴奋了，他还是提着几斤鸡蛋，但这已经是几块钱一斤的了。张念想着十年以前的等待，突然觉得等待是没有结果的，“等来的可能是更大的断裂、破坏和分裂，这些年来许多人的努力可以说是以卵击石，击的是一个权力，人可能太弱小了，弱小到你生存都很危险，你很害怕外面，你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哪天就会把你搞掉。然后你就感觉到你弱小的身体想碰撞，其实是对大的社会的碰撞，法律的、规范的、好的或者不好的。你都要碰撞，宁可头破血流，我要把这种感觉表现出来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把蛋碎了再说。”张念找到了一块大板子，上面铺上了白布，写上了“1999张念”，然后从容地邀请在场的艺术家和观众拿起鸡蛋，向木板上扔去，砰！砰！砰！一声声闷响宣告着一个个希望的破灭，一个个生命的消失。我当时仍然在场记录，突然意识到八十年代浪漫、理想、梦幻、希望真的已经结束了，不过一个时代的终结并不妨碍一个艺术家的新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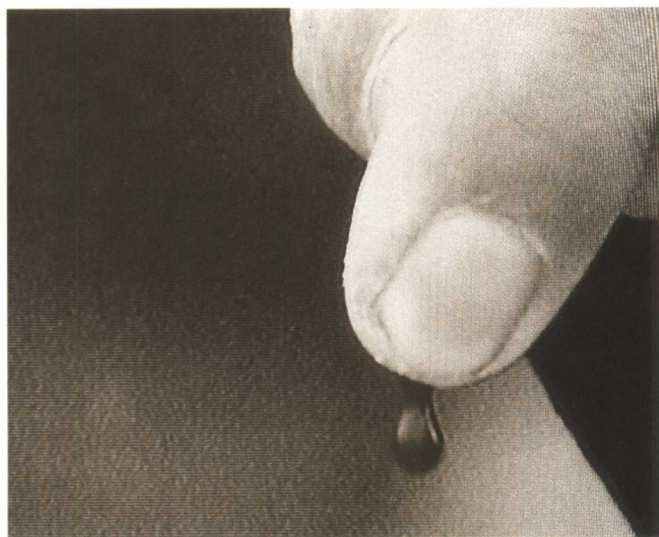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-3

图1-4 《砸蛋》，1999年3月2日，设计博物馆，行为，张念。

图1-5 《踩》，1999年6月，北京，行为，张念。



图1-4



图1-5

图 1-6 《软》，2000 年 8 月，广西桂林，人文山水展，材料：硅胶、麻，装置，张念。



图 1-6

三剑客

盛奇

神枪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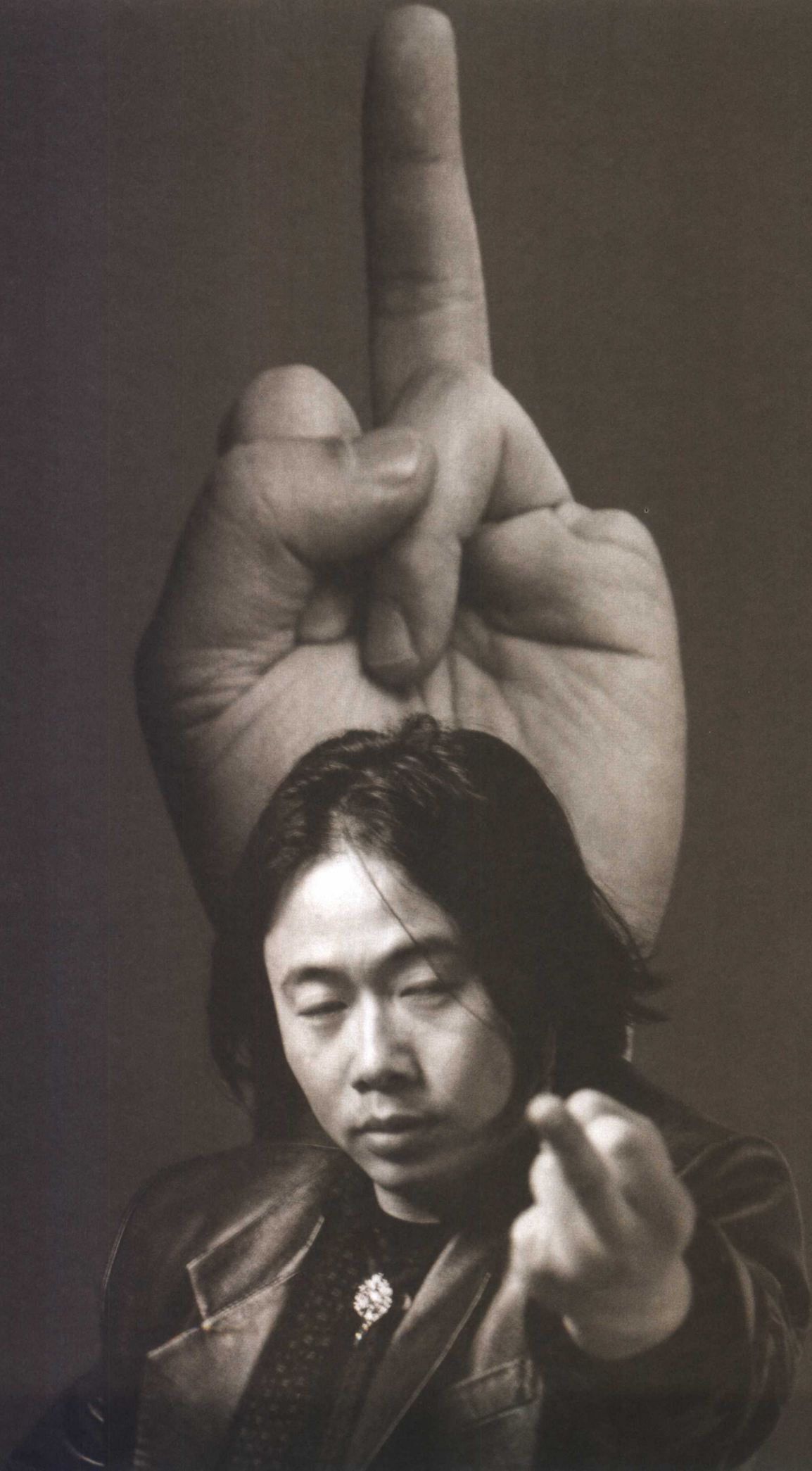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-7 《观念二十一 • 太极》，1988年，长城，盛奇。

图1-8 《你愿意和我握手吗？》，1988年，墨西哥城，盛奇。



图1-7

盛奇，原名盛志奇，安徽人，1984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。当时正值新潮美术时期，在校的学生们也都亢奋得很。二年级的时候，盛奇就渴望参与一些社会活动。当时我正忙着排戏，需要一个舞美设计，盛奇的老乡，最早的一个圆明园画家华庆把他介绍给我。我还记得，那个时候的盛奇一派斯文，小白脸，大黑眼镜框，黑灯笼裤，黑布鞋，中等的身材，很帅也很雅，感觉像个会点功夫的青春少年。很快，他就拿出了设计方案，一看，果然是身手不凡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整个就是玩的装置。当时我排的戏是莎士比亚的《雅典的泰门》，一共也没有几百块钱做布景，所以就逼着盛奇玩起了贫困戏剧。盛奇呢，找了几块白布作为主要的布景材料，一群剧中人都身着黑袍，手擎蜡烛，头上包裹着白纱布。没想到这种包扎的语言后来一直在他的艺术中延续，盛奇觉得戏剧和艺术是融为一体的，戏剧应该是观念的也应该是社会的，不应该局限于舞台。我们的演出是在1986年的4月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上正式出台的。应该说我们这些业余混子让中国戏剧界大开了一回眼界。

1987年底，北大的学生自发地举办了一个艺术节，盛奇知道后，纠集了工艺美院的康木、奚建军，中央美院的赵建海、郑玉珂，还有几个助威的：朱青生、侯翰如、丁彬、孔长安等人。大家一商量，就定了个题目，叫做“观念21”，然后直奔北大而去，目的是想震北大一家伙，叫他们改变一下传统的艺术观念。实际上到了北大以后，大家都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。哥几个一想，作

为艺术家来说，颜色就是我们的武器，首先要把这个东西扔掉，要有反叛的精神在里面，扔又扔不掉，怎么办呢？就往自己身上砸吧。盛奇这时候又用起了纱布和绷带。首先把自己绑扎的像个伤员，觉得自己是个病人，是个不健康的人，然后就互相向对方从头到脚倾撒颜料，随后就是满校园地招摇。事过多年以后，盛奇对我说：“这是非常偶发的想法，当时是一种很原始的冲动，也可以说跟那个时期社会变革有关系。社会的变革对我们的思想深处无形当中有一种冲击，这种冲击是一种不自觉的，一反常态的又是发自内心的。我们要给大家看什么呢？大家对艺术的理解又是什么呢？我们对艺术本身的理解又是什么？从行为上来说我们做出的不可思议的举动，主要想表达：作为一个人，我们在社会上受压抑的，是受束缚的，不是独立自由的，是没有自由人格的一个人。”北大的学生确实被震住了，特别是奚建军，在冬日的严寒中脱光了衣服，涂满了颜色，感动得一个美院女留学生热泪盈眶，没多久就嫁给了他。当时，朱青生作为代表与北大的学生进行了现场辩论，北大的人请他解释何为观念21，老朱回答：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北大的人又问，你们在街上又蹦又跳，乱泼颜色，这哪里是什么艺术，分明是在耍猴。老朱回答：我跟猴子的惟一区别是我跟你是同类。

从那以后，盛奇和哥几个，这种冠名为观念21的表演，就在北京的一系列场景中展开了，有古观象台，圆明园，长城。记得有一次，在美院的一个哥们儿的房间里涮四川的火锅，大家都吃了太多的下水，喝了太多的啤酒，然后关了灯，跳起了“费斯吐费斯”（face to face），恍惚中我察觉到盛奇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他与一位漂亮的意大利妞全身心地黏合在一起，恋爱中的盛奇从我



图1-8

图 1-9 《自我放逐》，1997 年，伦敦，盛奇。

图 1-10 《病人 2000》，1997 年，北京，盛奇。



图 1-9

的视线中消失了。半年以后，盛奇毕业了，一脸的庄严，左手缠着绷带来向我辞行，他说他要回安徽的深山中修炼太极。

十年以后，他才平心静气地对我讲起了当时的故事：“我的初恋是跟西方人谈的，我们的恋爱观不同就产生了冲突，归根结底，这不是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，不可逾越的冲突。我当时受不了刺激，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，一种心理调合过程，我心理上受不了，我想用肉体来转换，我决定切下我左手的小手指。我做之前非常理智，也觉得很浪漫，也很像一个故事。在切下来之前我请别人帮我找了一辆车等我，把我拉到医院去包扎，我把我的小手指埋在花盆里，还种上花，就这样，叫含血的一次爱，这是东西方的爱，这种爱有隔阂，有冲突，有误读，但都是人类的爱。然后我很冷静地上了出租车，那是在我女朋友的房间里，她不在，我用菜刀切下的。大夫说这一下是用了非常大的力量，不然的话骨头切不断，我当时有一个这样的想法：别人不是买戒指吗，我不买戒指，我九个手指头就是一个很好的装饰，为什么我要和大家一样十个手指头呢？”那盆花就一直放在盛奇女友的房间里，他女友一直也不知道，盛奇一直也没有告诉她。这令人想起了凡高，不过凡高是在疯狂的状态下割掉了自己的耳朵，而盛奇是非常理性的。

1988 年的 10 月，我为了拍摄记录影片《大地震》，在长城上组织了一次艺术活动，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举行的规模最大的行为艺术活动。一共有近千人登上了慕田峪长城，几十个艺术家进行了艺术表演，还在长城之上举行了一次摇滚晚会。



图 1-10

图 1-11 《世界爱滋在北京》，1999 年，盛奇。

当时，我急电安徽，召回了盛奇。他再次全身包扎，带领着十几位同样包扎的学生，在一张巨大的黑色蜘蛛网中表演了太极，用阴阳演万物，为长城，也为自己，为历史，也为现实疗伤。回首当年，不能不说艺术家是“春江水暖丫挺的先知”。我所记录的不过是地震前兆而已。

1989 年，他的女友已经怀孕，回国之后，在罗马生下了他们第一个儿子，盛奇也去了意大利。他们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，后来又离婚了。开句玩笑：离婚使人进步。盛奇去英国读硕士学位，这期间又经历了一次跟英国妞的情感生活，又一个女儿降生了。再后来，盛奇又遇见了一位德国妞，两人共同生活了两年之后，又生下了盛奇第四个孩子。我问盛奇：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活本身就很像行为艺术。盛奇说：“我一直有个想法，把我的生活办一个图片展，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，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。一方面会引起女权主义者的愤怒，另一方面，因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，会使有些人认为我在为义和团报仇，令人想起八国联军。实际上，无论历史和现代，‘仇恨’这两个字已经过时，‘恨’这个字已经被世纪末的爱所淹没，爱都爱不过来，怎么谈恨？更谈不到报仇。”我跟盛奇开玩笑：“你的作品应该叫新人类。”盛奇说：“就是新人类。他们是在彼此不理解、有隔阂、有障碍的情况下通过爱来产生的。”惟一的遗憾，作为父亲，盛奇是一个没有收入的人，一直没卖过什么作品，也没工作，对于孩子，只能尽情感上、道义上的义务。盛奇每个月定时给他们写信，三个母亲之间很好，孩子们之间也很亲密，圣诞节的时候她们还互相问候和祝愿。

盛奇前不久回国了，没过多长时间就和张大力、张念在设计博物馆做了一个展览，盛奇的作品仍然是观念性的行为艺术，仍然延续了包扎的语言。他用红布把头包扎起来，穿着警察的制服，制服上挂了一个世界艾滋病基金会的标志，下身裸体，生殖器用纱布包扎起来，然后用一根长的白线一头绑在生殖器上，一头拴在一只小鸟的腿上，小鸟在盛奇的身旁转来转去。盛奇这样解释他的作品：“制服在中国特别有现实意义，制服是国家机器的象征。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民工和普通人都喜欢穿这衣服，甚至要饭的都穿这种衣服。我想这是他们的心里没有安全感，穿这种衣服就安全了。这种衣服在中国是代表着一种权力，代表着一种力量，意思是你不要碰我，我家里有人就是穿这个的，穿了这个衣服好像对旁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艾滋病基金会的标志是一个慈善符号，这两个符号放在一起，消解了整个国家的意识，转向一种国际意识，上身制服，下身裸体，表现了束缚与被束缚的关系。另外，一条线一边拴在生殖器上，一边拴在鸟的腿上，把人这种高级动物



图 1-11

和动物强制地拴在了一起。我的生殖器也是一种鸟，这两种鸟本质上都是自然的，应该想飞就飞，高级动物的脑子不自由，所以鸟也就不自由了，不但拴上自己的鸟，连天上的鸟也都飞不起来了。”

说到鸟，我想起了一个笑话：张念和盛奇是同学，关系很好，整天在楼道里叫他。当时盛奇还叫盛志奇，张念是个四川人，用蹩脚的四川普通话一叫，肯定叫出的是“生殖器”，最后，盛奇不得不很严肃地警告张念，你不能再叫我的名字了，中间那个“志”你必须给省了。

